

春秋集傳十

卷之十五

定公

卷之十六

哀公

迎暉閣經說 原稿

定公 公名宋襄公庶子昭公之弟諡法安民大慮曰定

元年春王三月

公羊傳定何以無正月正月者正即位也定無正月者即位後

也即位何以後昭公在外得入不得入未可知也曷為未可知

在季氏也定哀多微辭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則未知已之有

罪焉爾何氏曰讀謂經傳謂訓詁主人謂定哀

董子曰春秋分十二世以爲三等有見有聞有見三
世有聞也傳聞五世故哀昭君子之所見也襄成文
宣君子之所聞也倍閔莊桓隱君子之所傳聞也屈伸之志
詳略之文皆應之義不訕上桓智不危身故世逾近而言逾謹
此定哀之所以微其詞以故用則天下平不用則安其身春
秋之道也

穀梁傳不言正月定無正也定之無正何也昭公之終非正終

也定公之始非正始也昭無正終故定無正始不言即位喪在

外也。

胡傳元年必書正月。謹始也。定何以無正月。昭公薨于乾侯。不得正其終。定公制在權臣。不得正其始。魯于是曠年無君。春秋欲謹之而不可也。季氏廢太子衍及務人而立公子宋。宋者昭公之弟。其主社稷。非先君所命。而專受之于意。如者也。故不書正月。見魯國無君。定公無正。

李氏廉曰。隱元年事在三月。莊元年亦事在三月。定元年亦事在三月。然隱莊皆書正月。則定公之無正始可知矣。

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

穀梁傳此其大夫。其書人何也。微之也。何為微之。不正其執人于尊者之所也。不與大夫之伯討也。

煜按凡執言人。皆以其無王命而專執。貶之也。仲幾有罪。而執之于京師。春秋不罪仲幾。而罪晉人之無王。所以正名分也。一正而無不正矣。而仲幾之罪亦可以徐定矣。

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

左傳叔孫成子逆公之喪于乾侯。喪及壞隤。公子宋先入。從公者皆自壞隤。反。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季孫使從如闕。公氏將溝焉。榮駕鵠曰。生不能事。死又離之。以自旌也。縱子忍之。後必或恥之。乃止。季孫問于榮駕鵠曰。吾欲為君。謚使子孫知之。對曰。生弗能事。死又惡之。以自信也。將焉用之。乃止。秋七月癸巳葬昭公于墓道南。孔子之為司寇也。溝而合。

諸墓

公羊傳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則曷爲以戊辰之日然後即位。正棺于兩楹之間。然後即位。子沈子曰。定君乎國。然後即位。即位不日。此何以日錄乎內也。

穀梁傳公即位何以日也。戊辰之日然後即位也。內之大事。日即位。君之大事也。其不日何也。以年決者。不以日決也。此則其日何也。著之也。何著焉。踰年即位。厲也。厲危也。

煜按國不可一日無君。喪不可以一日無主。顧命之書。此常法也。公喪在外。而世子監國。必有以授命于世子。世子逆喪。正棺于兩楹之間。即嗣子之位。不必書日矣。此以嗣位未定。

又久之而始即位。內不承國乎。先君上不稟命于天子。喪越葬期。始歸就殯。尚無喪主。又數日而公踐其位。此其授受之際。尚可問乎。經特據事以紀事之變。而魯曠年無君。季氏廢立。與定公之不當立乎。其位義亦見矣。

○家氏曰。定公之立。不書即位。正也。今書即位。以其篡君之子。受位于賊臣。特書即位。以正之也。定公而能執子臧。季札之讓。逃而去之。夫然後于義爲盡。今也受位于賊臣。舍曰先君有嫡子在。我不當立。偃然自以爲己之所當得。是與篡何遠哉。春秋書即位。從桓宣之例。夫豈與之亦以誅之也。

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

九月大雩

穀梁傳雩月。雩之正也。秋大雩。非正也。雩之為非正何也。毛澤未盡。人力未竭。未可以雩也。其時窮人力盡。然後雩。雩之正也。何謂其時窮。人力盡。是月不雨。則無及矣。是年不艾。則無食矣。雩之必待其時窮。人力盡。何也。雩者。為早求者也。求者。請也。古之人。重請。何重乎。請人之所以為人者。讓也。請道。玄讓也。則是舍其所以為人。也是以重之。馬請哉。請乎。應上公。古之神人有應上公者。通乎陰陽。君親帥諸大夫。道之。而以請焉。夫請者。非可貽託而往也。必親之者也。是以重之。陸氏曰。啖子曰。雩者。祈雨也。若待毛澤盡。人力竭。雖雨。何救哉。

蓋傳以日月為例。故有此分別。趙子曰。案大雩。即山林藪澤。能興雲雨。而皆祈焉。不必專于上公也。

立煬宮

萬氏曰。煬公考公之弟也。魯之以弟繼兄而立。蓋始于此。季孫舍嫡嗣而立定公。故立煬宮。以示為魯國之舊制。爾。

左傳昭公出。季平子禱于煬公。九月立煬宮。

公羊傳煬宮者。何煬公之宮也。立者不宜立也。立煬宮。非禮也。

焜按立武宮書曰。立煬宮不日。何也。立武宮。先公之制。子孫將世守之。故謹而日之。以為自某日始見國制之不可不謹也。立煬宮。亂臣所為。非定公志也。故書法異。

立煬宮。誅意如也。昭公之出。雖曰季氏逐君。亦異于孫林父。宰殖。迨至昭公不獲生歸。而季氏之惡。同于弑矣。讀春秋者。

千載而下。猶嘆息痛恨于季。而小人方覩然自以為得計。不知煬宮之立。行險徼倖。誣鬼神而蔑君父。適所以自暴其隱也。春秋之稱微而顯。此之謂矣。

冬十月隕霜殺菽

穀梁傳。未可以殺而殺。舉重可殺而不殺。舉輕其曰菽。舉重也。焜按。二陽猶在。而陰已凝。陰勝也。殺菽。害五穀也。隕霜而記殺菽。傷及善類也。

二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

公羊傳。其言雉門及兩觀。何。兩觀微也。然則曷為不言雉門災。及兩觀。主災者兩觀也。主災者兩觀。則曷為後言之。不以微及大也。何以書記災也。焜按書。災謹天戒也。有當燬之道焉。天意明矣。彼昏不知耳。觀者下觀而化也。定無正。何以觀。亦謹其所以觀民者而可矣。

孔氏曰。雉門。公宮兩門之中。門觀謂之闕。在門兩旁。中央闕然為道也。其狀巍然高大。謂之象魏。使之觀之。謂之觀。兩觀。象魏闕一物而三名也。觀與雉門俱災。則兩觀在雉門之兩旁矣。

秋楚人伐吳

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

胡傳書新作者。譏僭王制而不能革也。子家駒以設兩觀爲僭天子。是非諸侯之制明矣。

方氏曰。御廩西宮新宮之灾。不書新作。以是知凡書新作者。非僭禮則踰舊也。

焜按書新作非舊也。魯之有雉門兩觀久矣。何以非舊非制也。先君之過制。子孫不得已而沿之。因事而革之。善矣。而復作之。以詒後世。則非道之制。又自此日始矣。其咎不在乎昔日之沿。而在乎此日之作。故凡復舊者皆不書。而此特書新

作。示子孫沿革之義。不得藉口于先制也。

此不獨一事之沿革也。凡天下非禮之制。其沿革舉視此矣。事之正者。廢而不舉。善其復古。則曰初。獻。韙之也。非禮者。毀而復立。由其更始。則曰新。作。病之也。即此知沿俗之非。而復古之美矣。故董子曰。春秋之道。奉天而法古。雖有巧手。弗修規矩。不能正。方圓。雖有察耳。不吹六律。不能定五音。先王之遺道。亦天下之規矩六律已。故聖者法天。賢者法聖。此其大數也。得大數而治。失大數而亂。春秋之於世事也。善復古。訛變常。欲其法先王也。

三年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

二月辛卯邾子穿卒

莊公卒子
隱公益立

夏四月

秋葬邾莊公

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

魯地

煜按邾子在喪而使其臣與之盟書及罪內也此雖邾子未
為盟然春秋多責已故以內及為文

四年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惠公卒子懷公柳立

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

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名陵侵楚

左傳蔡昭侯爲兩佩與兩裘以如楚獻一佩一裘于昭王

服之以享蔡侯蔡侯亦服其一子常欲之弗與三年止之唐成

公如楚有兩肅爽馬子常欲之弗與亦三年止之唐人或相與

謀請代先從者許之飲先從者酒竊馬而獻之子常子常歸唐

侯自拘于司敗曰君以弄馬之故隱君身棄國家群臣相夫人

以償馬必如之唐侯曰寡人之過也二三子無辱皆賞之蔡人

聞之固請而獻佩于子常子常朝見蔡侯之徒命有司曰蔡君

之久也。官不共也。明日禮不畢，將死。蔡侯歸及漢，執玉而沉。曰：余有所濟。漢而南者，有若大以蔡侯如晉，以其子元與其大夫之子爲質焉。而請伐楚。四年春三月，劉文公合諸侯於召陵，謀伐楚也。晉荀寅求貨于蔡侯，弗得。言于范獻子曰：國家方危，諸侯方貳，將以襲敵，不亦難乎？水潦方降，疾癘方起，中山不服，棄盟取怨，無損于楚而失中山，不如辭蔡侯。吾自方城以來，楚未可以得志，祇取勤焉。乃辭蔡侯。

程子曰：楚恃其強，侵陵諸侯。晉上請于天子，大合諸侯以伐之，而不能明暴其罪以行天討，無功而還，故書侵。

胡傳按左氏傳書伐而經書侵楚者，楚爲無道，憑陵諸夏，爲一

裘一馬，拘唐蔡二君，三年而後遣。蔡侯既歸，請師于晉。晉人請命于周，大合諸侯。天子之元老在焉。若能暴明其罪，恭行天討，庶幾哉！王者之師，齊桓晉文之功，褊矣。有荀寅者，求貨于蔡侯，弗得，遂辭蔡人。晉由是失諸侯，無功而還。書曰：侵楚，陋之也。

方氏曰：晉侯初立，即欲以師納魯君。茲復大合諸侯，以拯蔡而伐楚，非不知乘時以自奮也。無如政柄久移，諸侯暗于大計，墮荀范之術中，而不知坐失此難講之會耳。蓋世未有內治不修，而外威可立者也。此非晉定之咎，實悼平以來不能謹其操柄之過也。

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

方氏曰。鷄父之敗。沈子與衆俱滅。而國尚存。至是始滅也。

煜按此雖晉命罪在蔡也。書滅書以歸書殺之。甚之而又甚之也。書曰。中國有大無道之事。春秋所必謹也。

五月公及諸侯盟于臯鼬

煜按以天下會必有信義存乎其間矣。以天下盟必有信行乎其間矣。詳之書列辟而曰侵者。所謂陋之也。略之書諸侯不日而曰盟于臯鼬。小之也。曰公會公及重公者。責公以大信大義也。

杞伯成卒于會

煜按卒于曲棘為公故詳之也。卒于會為天下詳之也。春秋

敬已之君以及人之君。謹君父之終以及他國之君之終也。

六月葬陳惠公

許遷于容城地關

煜按王室凌夷而小國困弊。春秋歷歷書之。哀民生之阽危。傷弱小之魚肉。定哀之世亦若淒風楚雨。其音哀矣。文定以為導乎樂之和。固然然而聖心于此傷之。而又傷之情見乎詞矣。

秋七月公至自會

劉卷卒

孔氏曰。昭二十五年傳曰。单子立劉。劉即卷也。王朝公卿卒不

赴魯。魯不會葬。文三年書王子虎卒。傳曰來赴弔如同盟禮也。彼為同盟于翟泉。此亦為同盟故也。畿內之國不得外交諸侯。必天子為告也。天子告從略言名及封邑而已。故書不具爵。

焜按不書爵。書爵從乎君。不書爵從乎臣。蓋喪必有主。王臣統于天子。則天子為之赴。觀列國之大夫告喪皆出其君可知。王臣雖貴。別于外諸侯者。此周禮也。書劉其食邑也。

葬杞悼公

楚人圍蔡

焜按蔡之即楚久矣。其背楚而即晉者。以瓦之不仁故也。一書楚人。再書楚人。見楚之亡皆由于其臣也。貶之也。

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

葬劉文公

焜按家氏曰。劉子擁立二君。卒安宗社。二百四十年周家大夫未有其比。故特書其葬。此亦未然。書葬當是魯國往會其葬。故書。蓋王朝之大夫卒多不赴。劉文公為天子相。既赴而魯會其葬。宜矣。春秋所以存而不削也。自周言之。不同于外諸侯。蓋赴者君之事也。故書卒從。異自魯言之。不敢異于外諸侯。凡葬者下之事也。故書葬從。同。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

公羊傳。伍子胥父誅乎楚。挾弓而去楚。以干闔廬。闔廬曰大之。

甚勇之甚。將爲之興師而復讎于楚。伍子胥復曰：諸侯不爲匹夫興師，且臣聞之，事君猶事父也。虧君之義，復父之讎，臣不爲也。于是止。蔡昭公朝乎楚，有美裘馬，囊瓦求之。昭公不與，爲是拘昭公于南郢，數年然後歸之。於其歸焉，用事乎河，曰：天下諸侯，苟有能伐楚者，寡人請爲前列。楚人聞之，怒，爲是興師，使囊瓦將而伐蔡。蔡請救于吳，伍子胥復曰：蔡非有罪也，楚人爲無道。君如有憂中國之心，則若時可矣。于是興師而救蔡，曰：事君猶事父也。此其爲可以復讎奈何？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父受誅，子復讎，推刃之道也。復讎不除，害朋友相衛而不相殉，古之道也。

煜按春秋邇蔡而遠吳，書蔡侯以見導吳者蔡也。吳書子公穀所謂進之也。及在蔡內，蔡且蔡志也。楚稱人，不書囊瓦，兼罪楚也。出奔書囊瓦罪瓦也。此稱人非貶詞，在下者例稱人，貶不足以盡之矣。蔡侯之釁，楚啓之也。易曰：無往不復。詩曰：無德不報。有國者所以敬之，敬之不敢侮于鰥寡也。

囊瓦出奔鄭

煜按春秋之書于天下之得失，不勝書。書其大者而已。楚國幾亡，經何以獨詳囊瓦之奔，以志楚之亡由，用不仁也。夫楚平囊瓦，邇無極，貪貨賄，以恣其不道之行，一朝潰敗，不可救療。國破家亡，生民塗炭，其惡積而不可解，亦已甚矣。而瓦方

圖奔竄以全其身。其于君國何有哉。不書其奔鄭。無以發囊瓦之惡。而誅其心。無以著滅楚之由。而昭其盛。無以志用人之失。而垂其戒也。彼小人倖免。以為有所逃。而不知其無所逃于天地古今也。

庚辰吳入郢

方氏曰。入國未有以地書者。此其地何也。入書國者。次國小國也。楚地數千里。若書入楚。不足以見其窮。戰比勝。破其國都之實矣。按入郢亦書地

煜按天下有大無道之事。春秋從而日之。志警也。吳楚雖遠。猶職方之所掌也。而乘約肆淫。人類化為禽獸。故吳復稱號。

而志日猶之妖氛亂氣。橫經于天。而不可遏。聖人之所以為生民懼也。

五年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夏歸粟于蔡

穀梁傳諸侯無粟。諸侯相歸粟。正也。孰歸之。諸侯也。不言歸之者。專辭也。義。邇也。

范氏曰。此邇近之事。不足具列。諸侯

石氏曰。春秋貴義不貴惠。小仁施者大仁。賊也。蔡爲楚所辱而不能救。今見楚敗吳勝。乃歸蔡粟。徒畏吳而已。無救災之實。小惠不足貴也。

於越入吳

公羊傳於越者何。越者何。於越者。未能以其名通也。越者能以

其名通也。

何氏曰：越人自名於越。君子名之曰越。治國有狀，能與中國通。故以中國之詞言之曰越。治國無狀，不能與中國通。故以其俗辭言之。因其俗可以見善惡，故曰於越。范氏曰：春秋即其所以自稱者書之。見其不能慕中國，故以本俗自通。

煜按：楚始書荆，越始書於越外之而又外之也。

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

胡傳意如何以書卒？見定公不討逐君之賊，以為大夫。全始終之禮也。定雖受國于季氏，苟有叔孫婁之見，不賞私勞，致辟意。

如以明君臣之義，則三綱正矣。

煜按：大司馬之法，放弑其君，則殘之。而意如得保其首領，以歿。定公不能正其臣，是不免于篡矣。是以君子立身以正，不為利回。已因亂以為利，而復能正人者，鮮矣。

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

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

六年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

左傳鄭滅許因楚敗也

煜按鄭之窺許久矣。時晉伯既衰。楚方新敗。中國無伯。用相殘滅。弱肉強食。禽獸何異焉。故書之詳。夫鄭許鄰封。同爲王爵。近介王畿。而以大夫滅其國而俘其君。不道之中。抑又甚矣。謹而日之。以誌鄭人之惡。與小國之困窮無告也。

二月公侵鄭

煜按不書伐而書侵。聖人于所逮事之君。不敢假一詞焉。所以責難陳善。納公于大義也。

公至自侵鄭

左傳公侵鄭取匡為晉討鄭之伐胥靡也夫鄭滅許罪大矣公不能以王命約與國聲罪致討以復許而奉晉令以責其伐胥靡故書侵以貶之

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

左傳季桓子如晉獻鄭俘也陽虎強使孟懿子往報夫人之幣煜按二卿並書誌越禮也禮國之幹無禮無以立矣國家之本春秋之旨亦唯以禮經綸萬事而已君不知此則失其所以立政臣不知此則失其所以從政質然不知所從則所行皆亂政也此之謂人欲肆行而已人欲肆行國何以靖一事雖微而凡國家之紀綱法度得失皆係焉故春秋經世所書

皆大訓也微異其詞善敗昭矣

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犁

左傳見後

胡傳執異國行人出于列卿私意威福之柄移矣三家分晉而靖公廢為家人豈一朝一夕之故哉

冬城中城

穀梁傳非外民也

義見成九年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圍郟

補錄

左傳秋八月宋樂祁言於景公曰諸侯唯我事晉今使不往晉其憾矣樂祁告其宰陳寅陳寅曰必使子往他日公謂樂祁曰唯寡人說子之言子必往陳寅曰子立後而行吾室亦不亡唯君亦以我為知難而行也見溷而行趙簡子逆而飲之酒于縣上獻楊楯六十于簡子陳寅曰昔吾主范氏今子主趙氏又有納焉以楊楯賈禍弗可為也已然子死晉國子孫必得志于宋范獻子言于晉侯曰以君命越疆而使未致使而私飲酒不敬二君不可不討也乃執樂祁

七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齊侯鄭伯盟于鹹

左傳秋齊侯鄭伯盟于鹹徵會于衛衛侯欲叛晉諸大夫不可使北宮結如齊而私于齊侯曰執結以侵我齊侯從之乃盟于瑣瑣即沙也

煜按齊鄭盟私盟也于此知同盟之近乎公矣春秋始終事莫繁于盟會征伐皆以見天子之失政而諸侯之各行其私天下所以多故也天下一家則無此患矣然春秋之初諸侯私盟由于天下之無王此復私盟由于天下之無伯非欲以

伯維王事之衰。即此可知中國之不可一日無王也。孟子曰：定于一則治矣。

○止齋陳氏曰：此特相盟也。特相盟，自齊桓以來未之有也。於是再見諸侯無主盟矣。是故書石門以志諸侯之合，書鹹以誌諸侯之散。此春秋之始終也。

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

煜按：執以侵衛意也。何以罪齊諸侯秉信義，惡其相與為諼也。春秋之義，凡詐諛必書，譏其非人之道也。齊侯書齊人，不與其以諸侯而為此也。

齊侯衛侯盟于沙晉地

大雩

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九月大雩

薛氏季宣曰：一秋而兩大雩，僭瀆之甚也。

冬十月

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

公至自侵齊

二月公侵齊

三月公至自侵齊

曹伯露卒

靖公卒子伯陽立

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公會晉師于瓦衛地

焜按不言晉救不與晉救也。齊魯之相侵晉使之也。然則公與晉亦羣相為亂而已。書會晉師諱公會大夫也。此日之師皆大夫為政。會晉師實會三卿也。

公至自瓦

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懷公卒子閔公越立

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

左傳晉士鞅會成桓公侵鄭圍蟲牢報伊闕也遂侵衛九月師侵衛晉故也

煜按不與其為周討者成乎私也是時齊鄭衛為黨以叛晉報伊闕亦以為名而已大夫無遂事書遂專也自是晉征伐之事大夫主之而已

○晉之侵鄭為周討也公之侵鄭亦為周討也而經不與之者蓋晉弁髦天子又日為無道以失諸侯而任其陪臣以圖王

室故春秋槩以列國相侵者書之貶其不明乎大義而以權臣加乎諸侯也魯之伐鄭伐衛黨晉而已故書法從同此聖人所謂原情以定褒貶直道而行而無與焉者也

葬曹靖公

九月葬陳懷公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

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濮衛地

從祀先公

公羊傳從祀者何順祀也文公逆祀去者三人定公順祀叛者五人

煜按從祀先公。自是正閔僖之位。曰從祀。則知前此之爲逆矣。其有事于太廟。可知不言祭之名。非祀典也。特書之。重從祀也。不日。陽虎所爲也。猶之立場宮不日。

盜竊寶玉大弓

左傳季寤公鉏極公山不狃皆不得志于季氏。叔孫輒無寵于叔孫氏。叔仲志不得志于魯。故五人因陽虎。陽虎欲去三桓。以季寤更季氏。以叔孫輒更叔孫氏。已更孟氏。冬十月順祀先公而祈焉。辛卯禘于僖公。壬辰將享季氏于蒲圃而殺之。戒都車曰。癸巳至。成宰公斂處父告孟孫曰。季氏戒都車。何故。孟孫曰。吾弗聞。處父曰。然則亂也。必及于子。先備諸。與孟孫以壬辰爲

期。陽虎前驅。林楚御桓子。虞人以鉞盾夾之。陽越殿。將如蒲圃。桓子咋謂林楚曰。而先。皆季氏之良也。爾以是繼之。對曰。臣聞命後。陽虎爲政。魯國服焉。違之徵死。死無益于主。桓子曰。何後之有。而能以我適孟氏乎。對曰。不敢愛死。懼不免主。桓子曰。往也。孟氏選圉人之壯者三百人。以爲公期。築室于門外。林楚怒。馬及衢而騁。陽越射之不中。築者闔門。有自門間射陽越。殺之。陽虎劫公與武叔以伐孟氏。公斂處父帥成人自上東門入。與陽氏戰于南門之內。弗勝。又戰于棘下。陽氏敗。陽虎說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出。舍于五父之衢。寢而爲食。其徒曰。追其將至。虎曰。魯人聞余出。喜于徵死。何暇追余。從者曰。嘻。速駕。公斂

陽在公斂陽請追之。孟孫弗許。陽欲殺桓子。孟孫懼而歸之。子言辨舍爵于季氏之廟而出。陽虎入于謹陽。闕以叛。

穀梁傳寶玉者封圭也。大弓者武王之戎弓也。周公受賜藏之魯。非其所以與人而與人謂之亡。非其所取之謂之盜。

焜按陽虎曰盜。其名不及于國也。蓋君有道。大夫無專政。陪臣者治家事而已。竊大夫之柄而因以竊國柄。其諸作亂皆削而不書。絕之于國。明非其所及也。書曰盜竊寶玉大弓。不責虎。而見國之無政。先君分器。祖宗世傳。而盜得竊之。為國病矣。非特譏失守也。國之不治亦已甚也。

九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戊申鄭伯蕞卒獻公卒子聲公勝立

得寶玉大弓

公羊傳何以書國寶也喪之書得之書

胡傳此義行則有天下國家者各知所守之職不敢忽矣

焜按寶玉大弓二物耳而與守身守國並重者蓋所以昭先王先公之德也非其物之謂也夫子論諸侯之孝曰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貴也蓋諸侯之孝以能守其宗廟社稷為大傳器關乎宗廟故失之書得之書重宗器也

六月葬鄭獻公

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晉地

澹庵胡氏曰春秋有書師次者有書君次者書師次惡其勞師徒也書君次惡其遠民社也國君無王命而遠民社危可知矣煜按諸侯非民事不踰境春秋所書皆王法所當治也時齊侯亦遣東郭書伐夷儀衛侯亦過中牟矣然未嘗聲罪致討弟相與窺伺人國若寇盜然春秋惡之故再書次次亦師次也春秋君將不言師君行師從古之制也

秦伯卒

哀公卒孫惠公立

冬葬秦哀公

十年春王三月及齊平

煜按及齊平不書公以國與之非公一人之私也湛氏曰善釋怨也家氏曰孔子務講信修睦如此

夏公會齊侯于夾谷魯地公至自夾谷

胡傳仲尼一言威重于三軍亦順于理而已矣故天下莫大于理而強衆不與焉

方氏曰左氏穀梁氏所稱却萊兵誅優施請汶陽之田欲大聖人而反小之先儒推以情事謂不足信誠然

煜按桓二年傳云特相會往來稱地讓事也自參以上往稱地來稱會成事也此仍其例

晉趙鞅帥師圍衛

方氏曰晉凡役皆侵而此獨圍者衛嘗伐邯鄲于寒氏趙氏之私怨也故盡力以求逞焉

齊人來歸鄆謹龜陰田

汶三邑地皆

胡傳曰歸者魯請而得之也曰來歸者齊人心服而歸之也桓公以義責楚而楚人求盟夫子以禮責齊而齊人歸地皆書其來善其以禮來也春秋夫子之筆削自序其績可乎聖人會人物于一身萬象異形而同體通古今于一息百王異世而同神于我皆真而無所妄也而亦何嫌之有

息齋高氏曰孔子夾谷之事人所能也而使大國失守悔過效

順所不可能也此修誠之至崇德之素感于其人之天譬如干羽格有苗非任智者之所能測也

書齊人亦貶之也取之在齊歸之在齊故貶也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郕

左傳初叔孫成子欲立武叔公若藐固諫曰不可成子立之而卒公南使公若為郕宰武叔既定使郕馬正侯犯殺公若弗能其圍人殺之侯犯以郕叛武叔懿子圍郕弗克秋二子及齊師復圍郕弗克

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郕

煜按再書帥師重用師也郕不言叛叛叔孫也二子為國不能服下而致其叛用君之師以圍之至再不克其得罪于君

爲害于國。取病于民。其咎大矣。故不言其故。而一則曰帥師圍。再則曰帥師圍。罪安在哉。而公不能正其臣。聽其蠹國專權。以其師爲之用。所謂舛也。

宋樂大心出奔曹

宋公子地出奔陳

左傳。宋公子地。嬖蘧富獵。十一分其室。而以其五與之。公子地有白馬四。公嬖向魋。魋欲之。公取而朱其尾鬣。以與之地。怒。使其徒扶魋而奪之。魋懼將走。公閉門而泣之。目盡腫。母弟辰曰。子分室以與獵也。而獨卑魋。亦有頗焉。子爲君禮。不過出竟。君必止子。公子地出奔陳。公弗止。辰爲之請。弗聽。辰曰。是我廷吾

兄也。吾以國人出。君誰與處。冬。母弟辰暨仲佗。石彊出奔陳。

冬。齊侯衛侯鄭遊速會于安甫。

叔孫州仇如齊。

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彊出奔陳。

胡傳。其弟云者。罪宋公以嬖魋。故以失二弟。無親親之恩。暨云者。罪辰以兄故。帥其大夫出奔。無尊君之義。又以見仲佗。石彊之黨于辰。不能自立。無人臣之節也。

焜按。暨者。其詞緩。姑與之也。及者。其詞急。亟亟欲之也。凡曰出奔。皆自絕于君者也。古之去國者。必有禮矣。不言奔也。奔則君臣皆惡矣。至于要君而出奔。已爲不順。又率其不當去。

者而無故以去。則臣之罪重矣。幾于相率以叛也。然而辰實非有此意。致辰之爲此者。宋公也。故稱弟。罪公之寵嬖人。而失親親之恩也。

十有一年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彊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方氏曰。奔非佗與彊之所欲也。特爲辰所脅耳。故書暨。既奔之後。則同惡相濟。而志乎亂矣。故書及。又曰。佗彊之奔。或迫于辰。而不得已。至既奔之後。潔身他去。而不與于亂。則辰豈能強哉。何至以叛書也。

夏四月

秋。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

胡傳四卿在蕭以叛。而大心自曹從之。其叛可知矣。故不書叛。而曰入于蕭。入逆詞也。書自陳自曹者。結鄰國以入叛。陳與曹之罪亦著矣。

冬及鄭平

叔還如鄭洫盟

十有二年春薛伯定卒

襄公卒子比立

方氏曰春秋書薛卒者三皆無月日薛告卒魯使人往會非不知月日也而史略焉以國微卒疎而忽之也

夏葬薛襄公

叔孫州仇帥師墮郕

左傳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于是叔孫氏墮郕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公與三子入于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墮費將墮成公斂處父謂孟孫墮成齊人必至于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障也無成

是無季氏也。子偽不知，我將不墮。冬十二月，公圍成，弗克。

衛公孟彊帥師伐曹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

公羊傳：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于是帥師墮郕，帥師墮費。雉者何？五板而堵，五堵而雉。百雉而城。

胡傳：禮曰：制國不過千乘，都城不過百雉，家富不過百乘，郕費成者三家之邑，政在大夫。三卿越禮，各固其城，公室欲張而不得也。三桓既微，陪臣擅命，憑倚其城，數有叛者，三家亦不能制也。而問于仲尼，遂墮三都，是謂以禮為國，可以為之兆也。推而

行諸魯國而準，則地方五百里。凡侵小而得者，必有興滅。國繼絕，世之義。諸侯大夫各謹于禮，不以所惡于上者使其下，亦不以所惡于下者事其上。上下交相順而王政行矣。

焜按：左氏曰：「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則是墮三都者仲由之意也。季氏以家臣屢叛，無以制之，故從仲由之謀。其實三家所恃者三都，去三都，三家亦從而弱。此強公室之漸也。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此先王之制也。鑒亂而除其弊，使邑還政于家，家還政于國，國統家家，統邑反正之漸在是矣。故齊人致郕，不書小惠也。墮郕墮費，則書反正故也。」

秋大雩

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黃

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公至自黃

十有二月公圍成公至自圍成

杜氏曰國內而書至者成強如列國故出入皆告于廟也

煜按書圍書至重公之此舉也叔孫氏致郈之叛公不罪叔孫而聽之圍郈是以其國為叔孫氏用也孟孫氏不肯墮成而公不罪孟孫氏為之圍成是君且為孟孫氏用也且負固不服叛也叛而圍之圍之不克而遂不墮焉是公命不行于一邑也至是而邑外于家家外于國成非復魯君之成矣公

行不越境不至特書公至自圍成外成于魯惜其分崩離析不能而遂止也或曰成偏于齊有成不亦可乎曰春秋之義守在四鄰不為制防先王之道也固非有德者不能勝後世制防愈密亦不勝其弊故知為國非德禮不可也時夫子不己見用于魯乎曰聖人雖得國而為之猶必以漸况權所不屬乎三家者皆親臣世臣而以夫子位其下亦為其所得為者而已矣

十有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

左傳齊侯衛侯次于垂葭實即氏使師伐晉將濟河諸大夫皆曰不可邴意茲曰可銳師伐河內傳必數日而後及絳：不三月不能出河則我既濟水矣乃伐河內齊侯皆飲諸大夫之軒唯邴意茲乘軒

煜按此伐晉不稱伐不能聲晉罪不言侵不成乎伐與侵也書次于垂葭二君包藏禍心妄興師旅雖未戰爭勦民多矣春秋書之惡其無侯度也

夏築蛇淵囿

煜按非時而勞民于遊觀君之心不在民矣聖人謹志之哀

民也。凡春秋之書，惟用憫于天，越民而已。

大蒐于比蒲

不以寧民為心，而狎民于師旅，俾日習于死亡之地，以逞已私，不仁甚矣。春秋之末，于哀民之意，尤惓惓焉。

衛公孟彊帥師伐曹

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

左傳趙鞅殺邯鄲午，趙稷涉賓以邯鄲叛。秋七月，范氏中行氏伐趙氏之宮，趙鞅奔晉陽，晉人圍之。荀躒言于晉侯曰：君命大臣始禍者死，載書在河。今三臣始禍而獨逐鞅，刑已不鈞矣。請皆逐之。冬十一月，荀躒韓不信、魏曼多奉公以伐范氏中行氏。

弗克。二子遂伐公，國人助公。二子敗，從而伐之。丁未，荀寅、士吉射奔朝歌。韓魏以趙氏為請，十二月辛未，趙鞅入于絳，盟于公宮。

煜按此非叛君也。而正名曰叛，明人臣之義也。雖曰與同列，爭彼挾君命而來討，不受而與之敵，將置君于何地乎？臧武仲挾防以請後，夫子正之曰：要君。趙鞅挾晉陽以拒難，夫子正之曰：叛。其義一也。胡氏曰：人臣專土，與君為市，則是篡弑之階，堅冰之戒，豈無以有已之義乎？後世大臣有困于讒間，遷延居外，不敢釋兵，卒以憂死者，亦未明人臣之義，故爾。故直書入于晉陽以叛，入者不順之詞，叛者不赦之罪。

○李光弼擁兵不朝。見譏于君子。其罪何如。曰。光弼有大功于唐。其存亡足以爲唐之輕重。特懼讒畏罪。而非有叛心也。曹公孫會自鄴出奔。而不言叛。聖人以其父之讓而恕其子。况其身乎。然光弼不朝。而以憂死。所謂不知命也。若趙鞅輩。擅權好賄。亂賊之臣。君于何有。又不可同日而語矣。後世人臣。斷獄有裁。以大義。一切以春秋之律決之者。將光弼亦可誅矣。此又以經術誤之也。春秋之謹嚴。所以繩臣子也。而君父則又有各盡之道焉。春秋肅無所不備。豈彼不知大體。而文深殘酷者。得以藉口哉。

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

晉趙鞅歸于晉。

胡傳三子之叛。其罪一也。鞅以有援。故得復。寅吉射以無助。故終叛。春秋書鞅歸于晉。非與之也。以罪晉侯。縱矢有罪。無政刑耳。

澹庵胡氏曰。先書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見鞅據地舉兵。以拒晉也。次書趙鞅歸于晉。見君許之還也。大夫出奔。書歸者。君受之也。書入者。臣自入也。今鞅大惡已著。但以君許之歸。故書歸。責在君也。

煜按。歸順辭。君許之歸。雖有罪。而其辭順。君天也。君之所容。其詞如是。聖人所以尊君命也。然鞅妄殺啓亂。入晉陽。又書

叛矣。而以韓魏之言。復其位。而與之盟。三家分晉。所由來歟。所謂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者。此之謂也。

薛弒其君比。子惠公夷立。

稱國以弒。不詳其臣民。為為國無禮義者戒也。

十有四年春。衛公叔戌來奔。衛趙陽出奔宋。

左傳。衛侯惡公叔戌。以其富也。公叔戌。又將去夫人之黨。夫人

愬之曰。戌將為亂。衛侯逐公叔戌。與其黨。故趙陽奔宋。戌來奔。

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牂歸。

煜按。兼書陳滅國大惡。不恕其黨。

夏。衛北宮結來奔。

左傳。公叔戌之故也。

五月。於越敗吳于檣。李吳子光卒。

左傳。吳伐越。越子勾踐禦之。陳于檣。李。勾踐患吳之整也。使死士再禽焉。不動。使罪人三行。屬劍于頸。而辭曰。二君有治。臣奸。

旗鼓不敏于君之行前。不敢逃刑。敢歸死。遂自剄也。師屬之目。越子因而伐之。大敗之。靈姑浮以戈擊闔廬。闔廬傷將指。取其一履。還卒于陘。去樛李七里。

煜按吳之敗楚也。以罪人三千餌楚。越之敗吳也。以罪人三行亂吳。秦之強也。樂戰鬪而上首功。是三國者。殘賊仁義。虎狼之俗也。聖人以禮義為國。而哀矜庶戮之。不幸故終春秋外之。而以號舉。至不得比于楚。聖人之愛人好禮。所謂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也。

公會齊侯衛侯于牽

左傳。晉人圍朝歌。公會齊侯衛侯于脾上梁之間。謀救范中行

氏。秋齊侯宋公會于洮。范氏故也。

煜按諸侯非王事不會。乃謀救亂臣。是會也。三君可謂喪德失道矣。

公至自會

秋齊侯宋公會于洮。曹地。

天王使石尚來歸脤。

穀梁傳。俎實也。祭肉也。生曰脤。熟曰膾。

煜按春秋書天王者止此。周事其不可為乎。曰何為其然也。子不云吾其為東周乎。春秋之書皆以維王迹也。其書曰王。則人心未盡忘周也。曰天。則天命未盡去周也。歲首書王正。

則猶周之正朔也。其禮樂征伐雖僭且越。大物猶未改也。周之初以百里之岐行周南之化。猶能化家爲國。豈數百里之王畿不可以正心修德。挽未去之天命。收未散之人心哉。或以歸咎于周之失弱。蓋詒謀之未善。是更不然。夏與商可觀已。商中興者六七。而夏少康而後無聞焉。大抵祖宗雖有德澤。亦在子孫能紹其業。商世世有哲王。微子象賢。復鍾靈于洙泗。世德之應也。周之子孫日失其序。豈文武之至德不如商之先后哉。子孫不能振起祖德宗功。亦何益矣。故樂溯其先烈者。怠而不明于人道者也。恃卜世卜年之未改者。愚而不明于天道者也。聖賢之興。豈以祖德哉。不知修德以復周耳。此豈非王之不王也哉。

衛世子蒯瞶出奔宋

煜按臣子之于君父也。死生唯命。凡書奔者。皆不待其君之命而自絕于國者也。故臣而奔爲自絕于君子。而奔爲自絕于父。書曰出奔宋。明其無可復歸之義也。然書世子亦罪衛侯也。凡君臣之際。其出奔者。君與有罪焉。况奔其世子母弟乎。

王氏樵曰。男女有別。夫婦有義。然後父子親。父子親。然後君民正。豈不信哉。衛靈以寵南子。恣其所欲爲。爲召宋朝。而蒯瞶至。

于欲殺夫人弗克而出奔身死而以孫爲嗣致據國拒父沿及再世皆父不父而子不子則以南子故也君人者治教所出治莫先于刑家教莫先于太子父子無相去之義况太子乎春秋以其首惡罪靈公而以亂易亂爲蒯瞶之不子而不可以復世其國也豈不深切著明矣夫

衛公孟彊出奔鄭

彊孟繫子衛侯以蒯瞶黨逐之

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

高氏閔曰宋公不能容一弟既使爲奔亡之臣又使爲叛逆之臣奔而又叛叛而復奔三書宋公之弟皆以罪宋公也

煜按自蕭來奔叛而不克而又奔也其罪大矣書宋公之弟經之意始終罪宋公也辰之奔宋公有以致之也仍書宋公之弟終不絕之于宋者春秋之仁恕也春秋之道物我兩盡趙鞅以君命得歸于晉而况辰乎臣子之命君父制之而已宋公苟念鞠子哀辰得免于叛矣于此知宋公之不仁也三書宋公之弟可以觀聖心仁之至大書特書辰之奔之叛可以觀聖人義之盡君臣父子兄弟之間各盡其道而已

大蒐于比蒲

邾子來會公比會公于

煜按兩君相會而曰來會邾子過卑非禮也公當以禮自處

矣。

城莒父及霄 二魯邑

杜氏曰此年無冬。史闕文。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邾子來朝

麋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

焜按此鬼神明降之罰而不悟。卒行郊祭。益天怒也。春秋歷書郊祀之變。可以觀聖心。知天之至事。天之誠。

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

夏五月辛亥郊

壬申公薨于高寢

杜氏曰高寢官名。不于路寢。失其所。

鄭罕達帥師伐宋

左傳鄭罕達敗宋師于老邱。齊侯衛侯次于蘧擘。謀救宋也。

杜氏曰宋公子地奔鄭鄭人爲之伐宋欲取地以處之事見哀十二年

齊侯衛侯次于渠蔭宋地不成救也

邾子來奔喪

秋七月壬申妣氏卒

左傳妣氏卒不稱夫人不赴且不祔也葬定妣不稱小君不成喪也

杜氏曰公未葬而夫人薨煩于喪禮不赴不祔故不稱小君臣子怠慢也反哭于寢故書葬

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九月滕子來會葬

焜按奔喪會葬魯以是行于晉而遂使小國以是行于魯與者受者皆非也魯奔晉喪會楚葬不書諱之也邾子滕子之來正其名曰奔喪會葬著其非禮也著其爲奔喪與會葬來當度其可受而受之矣此君臣之禮非所受于鄰國也

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

戊午日下昃乃克葬

穀梁傳葬既有日不爲雨止禮也雨不克葬喪不以制也

辛巳葬定妣

焜按內謚從君不爲謚不成其爲小君也經卒之葬之明其爲夫人也此定公之夫人哀公之母也公室微夫人不得伸

其尊。定如娶于公未立之先。其族望亦微。定公未能正其爲
小君之位。而強臣遂得闕其禮。哀公方在喪。而羣臣薄其君
母。不君君矣。此魯論所以記邦君之妻乎。

冬城漆

哀公

公名蔣定公之子蓋夫人定姒所生謚法恭仁短折曰哀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

左傳楚子圍蔡報柏舉也蔡人男女以辨使疆于江汝之間而

還蔡于是乎請遷于吳

杜氏預曰隨世服于楚不通中國吳之入楚昭王奔隨隨人免之卒復楚國楚人德之列于諸侯故見經定六年鄭滅許此復見者蓋楚封之

煜按此亦爲周室書之也楚圍蔡而陳隨許三國從之聖人所以思管仲之功乎若春秋許之報復則楚之于蔡蓋有甚焉者矣文定其有感于南宋之事而言之耳且入楚者吳也

釋○吳○而○加○諸○小○弱○可○謂○能○雪○恥○乎○

夏四月辛巳郊

穀梁傳夏四月五月郊不時也我以六月上甲始庀牲十月上甲始繫牲十一月十二月牲雖有變不道也待正月然後言牲之變貴其時大其禮其養牲雖小不備可也子不志三月卜郊何也郊自正月至于三月郊之時也我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如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如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如不從則不郊矣

汪氏曰定公之薨未及小祥而僭行天子之郊禮釋凶服而從吉則為不孝于親矧郊之祭也喪者不敢哭凶服不敢入國門

今在喪而歲事則為不敬于天一舉而犯二不韙焉郊之失禮未有甚于此者也

煜按天子祭天地祭其統乎天下者也諸侯祭社稷祭其統乎一國者也大夫祭五祀祭其統乎一家者也士庶人祭其先祭其統乎一身者也其實陰陽一體同此鑒觀所以隨感而應舍近求遠失其義矣常人惑焉聖人察焉因事垂戒以詔後世明上帝之不可以非禮干而越禮犯分者鬼神所弗饗也

秋齊侯衛侯伐晉

左傳齊侯衛侯會于乾侯救范氏也師及齊師衛孔圉鮮虞人

伐晉取棘蒲

方氏曰齊景公輔范中行以抗君助衛輒以拒父將以求霸不亦悖乎

煜按伐晉救范氏也取棘蒲則已顯然伐之矣乘人之亂助其叛人以危其國心則不正事則不順蓋二君再窺晉而晉不能報于是始聲言伐之而取其邑二君情狀如覩不言魯與鮮虞魯及鮮虞未敢大興師以伐晉猶齊衛之始事也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黃氏仲炎曰亂世之人行如禽獸弱之肉彊之食也

憲宗皇帝御纂曰邾者魯之附庸最近且親不待講信修睦而自

有一體之誼此而疑貳則天下之邦交其何禮義忠信之有故春秋書盟始于蔑而終于句繹也

二年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濶東田及沂西田

左傳二年春伐邾將伐絞邾人愛其土故賂以濶沂之田而受盟

煜按魯驟伐邾間晉難也邾最近魯事魯尤謹而三卿數加之兵利欲薰心不亡邾不止也割取其地至邾子求盟以二大夫與之盟而公不與聞豈尚有尊卑之等與信義之道哉春秋謹誌其日詳書其故而暴橫之勢至今如見所謂一日行惡千古不可滅也

○家氏曰三卿自將不假他族爲帥兵皆其兵將皆其將國愈

不可為矣。

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繹

煜按上並書三卿志同惡也。此並書二卿誌黨惡也。魯自孟僖子叔孫昭子之死定公立于季氏而公室愈微。君有誅三家之心而三家之黨愈固。至是謀成于季氏事不必請之于君。專行不忌益甚。伐邾之役猶之伐顓臾也。豈復顧其事魯何如哉。邾始為魯附庸故書字而後列于會盟而書子已列于五等之君矣。春秋之初公及邾儀父盟于蔑待附庸者何其恭也。至此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繹待列國者何其肆也。王者不作世事之遷流曷有既哉。

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

左傳初衛侯遊于郊子南僕公曰余無子將立女不對他日又謂之對曰邾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改圖君夫人在堂三揖在下君命祇辱夏衛靈公卒夫人曰命公子邾為太子君命也對曰邾異于他子且君没于吾手若有之邾必聞之且亡人之子輒在乃立輒

胡氏曰衛世子蒯瞶恥其母南子淫亂欲殺之不果而出奔靈公欲立公子邾邾辭公卒夫人立之又辭乃立蒯瞶之子輒以拒蒯瞶夫蒯瞶欲殺母得罪于父而輒據國以拒父皆無父之人也其不可有國也明矣夫子為政而以正名為先必將具其

事之本末。告諸天王。請于方伯。命公子郢而立之。則人倫正。天理得名。正言順而事成矣。

滕子來朝

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瞶于戚

穀梁傳。納者內不受也。帥師而後納者。有伐也。何用弗受也。以輒不受也。

胡傳。稱世子者。罪衛人之拒之也。所以然者。緣蒯瞶出奔。靈公未嘗有命廢之而立他子。及公之卒。大臣又未嘗謀于國人。數蒯瞶之罪。選公子之賢者以主其國。乃從輒之所欲而君之。以子拒父。此其所以稱世子也。而鞅不知義。靈公與衛國大臣不

能早正國家之本。以致禍亂。其罪皆見矣。

煜按書。納非正也。蒯瞶苟當立。晉爲之請命于天子。俾主衛

國正也。帥師納之于戚。豈所以正衛乎。當是時。諸侯叛晉。鞅欲結蒯瞶以親衛。爲已援耳。蒯瞶介鞅之衆。憫然入國。無父者也。生不能事。死不能葬。君無遺命。不可以返明矣。君者所以正羣臣百姓也。無父者可以有國乎。書世子。正如胡傳所言。立輒則蒯瞶之爲世子不得而削之矣。惟瞶爲世子。故輒爲嫡孫。苟非世子。則嫡孫之名何自而出。予之以世子。將以正衛。輒也。

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鄭師敗績。地鐵衛

左傳秋八月齊人輸范氏粟。鄭子姚子般送之。士吉射逆之。趙鞅禦之。遇于戚。鄭人擊簡子中肩。太子救之以戈。鄭師北。獲溫大夫趙羅。太子復伐之。鄭師大敗。獲齊粟千車。

焜按齊衛有傾晉之心。而輸粟于其叛臣。鄭人送之。遇鞅于鉄。皆書帥師。罪二臣。及其君也。始亂而欲亡荀寅。士吉射者。鞅也。鞅專晉。不臣者也。欲助荀寅。士吉射爲亂者。達也。達黨叛。亦非人臣之義也。皆書帥師。重以衆。爭不義而害民也。以鞅爲主。尤罪鞅也。鞅未有君命。與鄭敵也。鞅禦達。則達不得。不戰。故書鞅及夫師者。天王之師。國君之師。使權臣得帥之。以行其私。而上。下。莫。知。其。罪。然。則。晉。之。亡。于。六。卿。非。祚。盡。

也。天理亡而國從之也。

冬十月葬衛靈公

十有一月蔡遷于州來。蔡殺其大夫公子駟。

左傳。吳洩庸如蔡。納聘。而稍納師。師畢入。衆知之。蔡侯告大夫。殺公子駟。以說。哭而遷墓。冬。蔡遷于州來。

焜按此皆卹蔡之詞。遷。大。故。也。殺。大。夫。大。故。也。一。遷。一。殺。蔡。之。不。亡。幾。希。矣。或。曰。蔡。始。謀。之。不。臧。咸。其。自。取。病。也。書。曰。慎。厥。身。修。思。永。邇。可。遠。在。茲。蔡。侯。以。佩。裘。之。怨。與。兵。入。楚。春。秋。書。曰。以。其。引。兵。深。入。樹。怨。于。楚。有。自。取。禍。敗。之。道。焉。又。請。遷。于。吳。皆。不。顧。其。後。也。至。是。以。國。入。兵。殺。其。大。夫。則。雖。苟。延。旦。

夕而君弑國亡隨其後春秋惡吳楚而書蔡遷蔡殺所以罪蔡也雖然聖人之心天地之心也小國之困甚矣蔡雖不智而吳楚實不仁蔡與魯兄弟也故詳之謹之而蔡之君臣流離瑣尾蔡之人民辛苦墊隘亦可悲矣詳蔡而凡赴告不至水火塗炭所不及詳者又不知凡幾矣文謨武烈親賢樂利之休安在哉王綱不振仁義凌遲一至于此詩曰悠悠蒼天此何人哉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于春秋具見之矣

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

穀梁傳此衛事也其先國夏何也子不圍父也不繫戚于衛者子不有父也

胡傳蒯瞶前稱世子者所以深罪輒之見立不辭而拒其父也輒若可立則蒯瞶為未絕則是世子尚存而可以拒乎主兵者衛也何以序齊為首罪齊人與衛之為惡而黨之也

煜按衛輒之立已為無父羣臣奉輒皆不知父子之倫者也至是蒯瞶在戚踰年而輒乃聽其臣以圍之齊衛之君臣豈皆無父者乎春秋至此不忍言矣人倫不明一至于此先齊穀梁子以為子不圍父是也圍父而曰不圍微言之不使盡

其詞也。先齊罪在黨，輒者衆，輒因晏然聽之也。辭不加貶，不待貶也。輒在位十餘年，而蒯瞶始入國。春秋一書，納以罪，蒯瞶一書，圍以罪，輒而其詞若重有罪于齊與晉者，以蒯輒非人，不必深論齊晉之黨之者，豈其舉無人心者哉？

邵子曰：人之所謂親，莫如父子也。人之所謂疎，莫如路人也。利害在心，則父子過路人遠矣。父子之道，天性也。利害猶或奪之，况非天性者乎？路人之相逢，則過之，固無相害之心焉。無利害在前，故也。有利害在前，則路人與父子又奚擇焉？路人之能相交，以義又何况父子之親乎？夫義者，讓之本也。利者，爭之端也。讓則有仁，爭則有害。仁與害，何相去之遠也。仁

因義而起，害因利而生。利不以義，則臣弑其君者有焉；子弑其父者有焉。豈若路人之相逢，一旦而交，袂于中，達者哉？

夏四月甲午地震

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

左傳：夏五月辛卯，司鐸火，火踰公宮。桓僖災。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

穀梁傳言及則祖有尊卑，由我言之則一也。

煜按：桓僖宜毀久矣，而不祧，三家之意也。三家親桓而德僖，宜毀而不毀，而天譴以災，非譴桓僖也。書此以見天人之際，其應如響。先王之制，即天之制也。率意行私，以干天譴，尚欲

邀福于鬼神。不亦愚哉。然而天下舉昧昧然。莫之信也。聖人亦如之何哉。歷書之策。致天意也。而詞著于經。亦若天象之示人而已矣。

○胡傳桓僖親盡矣。其宮何以存。季氏者出于桓。立于僖。世專魯國之政。其諸以是為悅而不毀歟。何以不稱及等也。稱及則祖有尊卑矣。或謂祖有功。宗有德。所以勸也。則如之何。曰孝子慈孫。事其祖考。仁也。或七廟。或五廟。自是而衰。禮也。奚問其功德之有無也。必若此言。是子孫得選擇其祖宗而尊事之矣。豈理也哉。
如商三宗。周世室。天子之禮也。必如文武之功德而後不禘諸侯以下。無是禮也。

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啓陽魯邑

煜按書二臣罪二臣也。非時動衆以軍法驅之。所謂牛羊用人不仁也。古者以鼙鼓役事。恐勞民而節之也。民君之子民之力。子之命也。凡有興築。聖人重之。春秋之末。督以軍法。動曰帥師。聖人書此。哀民之困。惡上之不仁。尤甚已。

宋樂髡帥師伐曹

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

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

煜按放之者。羈之也。書蔡人。下為政。愬諸吳而羈之也。蔡侯在而下為政。放其大夫而吳從之。君之危若朝露矣。

冬十月癸卯秦伯卒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

李氏廉曰。來會葬。來奔喪。猶不免伐。取鄆沂田。受繹盟。猶不免圍。不至于以邾子益來不止也。小國困于水火矣。諸侯無伯害哉。

四年春王二月庚戌盜殺蔡侯申

左傳。蔡昭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承公孫翩逐而射之。入于家人而卒。以兩矢門之。衆莫敢進。文之錯後至。曰。如墻而進。多而殺二人。錯執弓而先。翩射之中肘。錯遂殺之。故逐公孫姓公孫盱。

穀梁傳。稱盜以弑君。不以上下道道也。內其君而外弑者。不以弑道道也。下道字。訓言字。

煜按。人君不明德義。則養盜愛盜。日病其國而不知也。一旦有變。視殺其君如殺越人耳。故變文書盜殺盜。何君臣之有此。所以深戒人君也。然此公孫翩也。以公族在位。曷不以其

罪罪之乎。嗚呼。君臣之義亡矣。迹其逐君而射之。以而矢夾門。衆莫敢進。此其爲盜賊之行。非自今日始也。國家不尚德義而去詐力。則盜賊當前而不見也。不亂諸下。必亂諸上。不亂諸外。必亂諸內。著之曰盜。聖人之惡之者深矣。當時天下無邦。其在位。皆寇讎而爲君臣者也。至是弑君而書曰盜殺。不復以君臣之義例之。義深切著明矣。

蔡公孫辰出奔吳

林氏曰。書公薨。夫人姜氏孫于邾。公子慶父出奔莒。則夫人慶父與聞乎弑矣。書盜殺蔡侯申。公孫辰出奔吳。則公孫辰與聞乎殺矣。

煜按。書公孫辰。辰在位而爲亂出奔。與乎弑者也。治辰也。曠盜以成弑君之禍。畏罪而奔。大夫之義安在哉。

葬秦惠公

宋人執小邾子

煜按。敬人之君。所以教其臣之自敬其君也。敬人之親。所以教其民之自敬其親也。俾國人執鄰國之君。鄰國之君而可執。宜漸且及其身也。不知禮義而爲國。亦相引于亂亡而已矣。

夏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

煜按。此非在下者之專戮。故不書蔡人。蓋濫誅也。辰奔而姓

霍留則辰之與乎弒而姓霍不與宜察也昭侯以殺大夫而致弒成侯亦爾危亂之邦君臣相殺如此夫誅姓霍者必以爲弒君之黨也弒逆之事父子兄弟未必相謀而濫殺無辜可乎後世誅夷之慘春秋謹之矣

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

公羊傳赤者何戎曼子之名也其言歸于楚何子北宮子曰辟伯晉而京師楚也

胡傳文公執曹伯則曰畀宋人今此曷云歸于楚歸于楚者猶云京師楚也惡晉也

煜按戎蠻子于楚非有君臣弒逆天下不容之罪也爲楚所

困而歸晉楚之肆惡甚矣而晉復執而與之此其意慘于唐之執恚怛那矣夫王者無外夷狄之人畏死來歸命懸于我而復致之死地斤斤效小國恭事大國之所爲其不仁甚矣春秋哀小弱之窮惡強大之虐其心蓋不侮鰥寡不虐無告之心歷歷書之所謂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者也

城西郭

非時動衆哀民困也

六月辛丑亳社災

穀梁傳亳社者亳之社也亳亡國也亡國之社以爲廟屏戒也其屋亡國之社不得達上也

煜按屋之非絕之使不得通。蓋言其有社有民而自絕于天。故以天意之怒殷者示其象以爲戒。當時諸侯之所行皆以重天之怒而自絕者也。視殷之罪殆有甚焉。鬼神所以釋殷而降喪于周也。邵氏曰湯作夏社爲後戒也。周存亳社其猶湯之志歟。凡都邑皆有之。蓋舊社焉。亳社災將與殷偕亡乎。天戒固甚明。然人舉夢夢也得聖人之書而天意如見焉。豈非繼天之心。述天之事哉。春秋可無作乎。

秋八月

甲寅滕子結卒

頃公卒子隱公虞母立

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

煜按春秋詳蔡事與魯爲懿親也。蔡雖即楚而遠。春秋不泄

葬滕頃公

不忘仁之至也。

五年春城毗

夏齊侯伐宋

晉趙鞅帥師伐衛

左傳春晉圍柏人。荀寅士吉射奔齊。夏趙鞅伐衛。范氏之故也。

遂圍中牟

方氏曰。晉至定公時。凡公討皆書侵。其書圍伐者。則趙氏之私怨也。

秋九月癸酉齊侯杵臼卒

左傳齊燕姬生子不成而死。諸子鬻姒之子荼嬖。諸大夫恐其為太子也。言于公曰。君之齒長矣。未有太子。若之何。公曰。二三

子間于憂虞。則有疾。亦姑謀樂。何憂于無君。公疾。使國惠子高昭子立荼。寘羣公子于萊。秋。齊景公卒。冬。叔還如齊。

閏月葬齊景公

蘇氏轍曰。春秋不書閏月。此其書閏何也。喪事不數閏。譏其以閏月葬也。

煜按當日多歸餘于終。計閏非禮也。

六年春城邾瑕邾邑

王氏曰。邾瑕如魯濟之類。魯有負瑕。故稱邾以別之。

晉趙鞅帥師伐鮮虞

煜按此皆趙鞅自報其私怨也。春秋之末。于趙魏之帥師。多見于經。知晉之萃于諸卿也。自桓文創霸。春秋多抑之。謂其專也。其功一而過十。卒使先王親賢樂利之天下。變而為功利爭奪之天下。而六卿分晉。陳氏篡齊。桓文之所以利其國者。乃竟為子孫亡國之階。是以成湯惟有慙德。文王三分服事。誠知以是始者。將必以是終。自古以來。未有不然而者。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霸。豈故薄之哉。天道也。聖心也。一而

已矣。

吳伐陳

高氏曰。陳楚與也。吳之入楚。使召陳侯。陳侯不至。吳人怨之。元年侵陳。今復伐陳。備怨也。陳自是與吳成。

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

林氏曰。齊殺其大夫高厚。齊崔杼弒其君光。齊國夏及高張來奔。齊陳乞弒其君荼。聖人之垂戒深矣。

王氏樵曰。案世子國之本也。大臣國之幹也。景公廢長立少。輕其國本。高國既愚且懦。故陳乞逐之。如振槁葉而弒君立君。皆在其手。莫或敢難。使景公早定樹子。任忠賢。則君君臣臣。父父

子子。雖有陳氏。豈能盜其國哉。春秋書此。其以為輕其國本。托國非人之戒者。至明切矣。

煜按書及非黨也。林氏注極有意。聖人所謂其所由來者漸矣。不言及者。志同也。言及者。不同而同也。陳乞欲弒君。必先。去高國。高國在而權臣且不能肆其志。况親臣世臣衆賢並。列于朝哉。為君者當知樹人之為急矣。

叔還會吳于柵地闕

煜按春秋始終外吳者。示其辨也。以名則淫。以德則惡。以俗則不知禮義也。吳以周室之裔。而所行若此。聖人所以絕之。嚴者明中外之辨。在此而非徒以地也。于楚之事。未嘗不示。

其辨者其名不正也。其他多從中國例者。晉楚齊秦德相若也。然則聖人容何心哉。推其居夷之旨。雖東海北海之外。苟有能行中國聖人之道者。是亦聖人也。已此春秋之旨也。

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昭王卒子惠王立。

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弒其君荼。

穀梁傳：陽生入而弒其君，以陳乞主之，何也？不以陽生君荼也。其不以陽生君荼，何也？陽生正，荼不正，不正則其曰君，何也？荼雖不正，已受命矣。

焜按：庶子不稱公子，為大夫然後稱公子。春秋以篡奪之罪歸陽生，以弒逆之罪歸陳乞，其斷明矣。凡書公子者，貴之也。

凡去公子者，賤之也。有庶孽而加以公子之名者，為下言之也。庶孽篡奪，棄去其公子，非公子之道也。賢而為大夫，公子之道也。若大夫非賢而稱公子，著用人之非也。篡奪之絕其屬籍宜矣。繫之國，明其為齊之支庶，去其子與世子，明其非正，并去其公子，明其賤且微也。于奔而復者，尤嚴之，所以誅不子也。

○胡傳春秋端本之書也。正其本則事理。陽生之不子也，其誰使之然也。不有廢長立少以啓亂者乎？故齊景問政于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不君則臣不臣，父不父則子不子。以陽生繫之齊，著亂之所由生也。

楚比與陽生。皆國人名之。而或書歸。或書入。何也。楚比之歸。非有篡弑之意也。歸而後從于亂耳。陽生則為陳乞所召。與公子鉏密謀而入。心乎篡奪者也。故書入。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宋向巢帥師伐曹

七年春宋皇瑗帥師侵鄭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煜按曰。侵曰伐。皆以著其亂也。曰某帥師。著民命之聽于大夫也。兵者。仁人之所惡也。春秋之初。猶有交鄰之道焉。其時民氣猶舒也。至此而愈感矣。聖王不作。而麟傷于野。知天之未欲平治天下。而民生之困。猶未艾也。所尤惡者。侵伐。故于侵伐。無不畢書。而聖人哀民之心。至今猶憐憐然。詔于簡冊也。已。

夏公會兵于鄆

左傳公會兵于鄆。兵來徵百牢。子服景伯對曰。先王未之有也。

吳人曰。宋百牢。我魯不可以後宋。且魯勞晉大夫過十。吳王百牢。不亦可乎。景伯曰。周之王也。制禮上物不過十二。以爲天之
大數也。今棄周禮而曰必百牢。亦唯執事。吳人弗聽。乃與之。太
宰嚭名季康子。康子使子貢辭。太宰嚭曰。國君道長。而大夫不
出門。此何禮也。對曰。豈以爲禮。畏大國也。大國不以禮命于諸
侯。苟不以禮。豈可量也。寡君既共命焉。其老敢棄其國。

煜按。不能自立而附强大。雖卑下何辭之有。雖禮義何卹之
有。雖蠻夷何擇之有。書公病公也。

秋公伐邾。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

左傳。季康子欲伐邾。乃饗大夫以謀之。子服景伯曰。小所以事

大信也。大所以保小。仁也。背大國不信。伐小國不仁。民保于城。
城保于德。失二德者。危將焉保。孟孫曰。魯德如邾。而以衆加之。
可乎。不樂而出。秋伐邾。及范門。猶聞鐘聲。師遂入邾。處其公宮。
衆師晝掠。邾衆保于繹。師宵掠。以邾子益來。獻于亳社。囚諸負
瑕。負瑕故有繹。邾茅夷鴻。以束帛乘韋。自請救于吳。吳子從之。
朱子曰。春秋以形而下者。說入那形而上者去。如公伐邾。八月
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此魯不可諱之惡。故誌日。以見其不可
沒也。已善惡之來。皆其自取。是以君子修德行道。以垂後世。懼
入于惡也。

邵子曰。夫聖人六經。渾然無迹。如天道焉。故春秋錄實事而

善惡形于其中矣

焜按此季孫之惡而罪公以是為公惡則可以知君道矣

宋人圍曹

左傳宋人圍曹。鄭桓子思曰。宋之有曹。鄭之患也。不可以不救。冬。鄭師救曹。曹伯陽即位。好田弋。曹鄙人公孫彊好弋。獲白雁。獻之。且言田弋之說。說之。因訪政事。大說之。有寵。使為司城。以聽政。彊言霸說于曹伯。曹伯從之。乃背晉而奸宋。宋人伐之。晉人不救。

冬鄭駟弘帥師救曹

宋之于曹猶魯之于邾也。書圍急矣。鄭駟弘書救聖人與人。

之存仁義也。情見乎詞矣。

。邵子曰。或曰。春秋無褒。皆是貶也。田述古曰。孫復亦云。春秋有貶而無褒。曰。春秋禮法廢。君臣亂。其間有能為小善者。安得不進之也。况五伯實有功于天下。安得不與之也。

焜按邵子之論五伯云爾。如此類書救亦是貶中之褒。不可槩以為貶也。

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世宗皇帝御纂曰。虞不書滅者。晉存其祀。而不以滅告也。宋之入

曹。或亦當然。孟子時猶有曹交。爲曹君之弟。則戰國之世。曹

尚未亡。蓋滅而復存。如陳蔡許之類。

煜按不書曰。別于內也。不言滅存曹也。書宋公。猶伐邾書公

之意也。上書宋人。而此書宋公。事起于臣而惡歸于君。所以

疾天下之爲人。臣子者也。所以正天下之爲人。君父者也。

吳伐我

方氏曰。其書伐我何也。城下之盟。不可以言四鄙也。傳稱吳師
克東陽而進。舍于五梧。明日舍于蠶室。景伯曰。我未及虧而有

城下之盟。則不可以書。四鄙明矣。定昭以前。公室雖卑。而三家協心。尚可以捍禦外侮。故鄰國侵伐。及四鄙而止耳。至是則陪臣數叛。三家異心。莫肯為國任患。故敵至則徑薄國都。而莫為之敵也。

焜按。吳伐我。為邾故也。魯有以致之矣。及吳盟。不書存國體。而諱國恥也。季孫之惡大矣。定哀之間。聖人尤有不忍盡其詞者爾。

夏齊人取讎及闡歸邾子益于邾

公羊傳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賂齊也。曷為賂齊。為以邾子益來。

左傳齊鮑牧帥師伐我。取讎及闡。杜氏預曰。兵未加而魯與之邑。故不書伐。

穀梁傳惡內也。

焜按。歸邾子益于邾。在二國謀我之日。病魯也。比事屬詞。其情見矣。益名。不可以君邾者也。或曰魯能改過。非也。因而反則。所謂乘其墉不克攻。有可攻之勢。而義不克焉。善由于已也。今二國交侵。而歸邾子。豈魯人之本心哉。亦齊與吳歸之而已矣。春秋不能諱其惡。曰來曰歸。均為不天無王而已。罪孰大焉。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過卒
齊人歸讙及闡

九年春王二月葬杞僖公

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

宋地

左傳鄭武子賸之嬖許瑕求邑無以與之請外取許之故圍宋
雍丘宋皇瑗圍鄭師每日遷舍壘合鄭師哭子姚救之大敗二
月甲戌宋取鄭師于雍丘使有能者無死以邾張與鄭羅歸
李氏曰使有能者無死而止以二人歸則殺人多矣

煜按書鄭師衆也書取言易也于雍丘罪鄭之以師往遺之
禽也然鄭君臣之惡民何罪焉取而殺之惡殘民也此皇瑗
鄭賸之罪乎師固出于宋公鄭伯也予之師以貪人之土而
遺之禽予之師以虐人之師而逞其毒再書師師誰之師也

故大夫之惡。皆諸侯之惡也。然罪及于宋公鄭伯而止乎。朱子曰。王政不綱。諸侯擅命。殺人不忌。至于如此。而莫知其爲非也。春秋哀而書之。書曰。萬方有罪。罪在朕躬。以是爲天子之罪。斯已矣。

夏楚人伐陳

焜按。昭王攻大冥。卒于城父。爲救陳也。棄盟逃讐。不如死。其志亦可哀也已。言猶在耳。而伐陳者。即其臣子也。故書人。尤貶之也。

秋宋公伐鄭

冬十月

十年春王二月邾子益來奔

吳使邾大夫奉太子革爲政

公會吳伐齊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

左傳公會吳子邾子邾子伐齊南鄙師于鄆齊人弒悼公赴于師吳子三日哭于軍門之外徐承帥舟師將自海入齊齊人敗之吳師乃還

焜按公會吳伐齊罪公也與吳病齊不顧其後陽生卒弒也啓人之亂公與有罪焉弒其君以求免于人上之天王不能正下之鄰國不能討內之羣臣百姓不敢發其事春秋不得已從其赴而書之視書弒之意益深而春秋亦將終焉已蓋

人心日變。弑君者不以爲異。而至于斯也。嗚呼。世風日下。聖德日上。故其所以經綸大經。止敬以立萬世君臣之防者。愈嚴而不容以已已。

夏宋人伐鄭

焜按鄭罕達不衷而圍雍邱。至于喪師。國又被兵。亦可已矣。至是又從而伐之。則宋君臣之惡。不亦甚乎。故悉書以志之。又厭而略之也。

晉趙鞅帥師侵齊

左傳夏晉趙鞅帥師伐齊。大夫請卜之。趙孟曰。吾卜于此起兵。事不耳。令卜不襲吉。行也。于是乎取犁及轅。毀高唐之郭。侵及賴。而

還。

五月公至自伐齊

葬齊悼公

焜按春秋之始。隣有小怨。不廢弔唁禮也。若夫致人之弑。而會其葬。其風惡矣。弑而書卒。天子諸侯盡可罔而莫之詰也。弑而書葬。百姓羣臣舉可脅而無不從也。而人心亡。天理滅矣。

衛公孟彊自齊歸于衛

焜按曰。歸順詞。公孟彊孟縶之子。于衛有親親之恩。君許之。歸而得之矣。故其出與歸並詳之。

薛伯夷卒

秋葬薛惠公

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兵救陳

左傳楚子期伐陳。吳延州來季子救陳。謂子期曰：二君不務修德而力爭諸侯，民何罪焉？請退以爲子名，務德而安民，乃還。

煜按云：救陳善吳而病諸侯也。善吳何不進之？不以小善忘其大惡也。此季子也。何惡乎爾？吳之無道，季子不能革而日甚焉。何賢之爲？故不與季子也。

十有一年春齊國書帥師伐我

左傳齊爲郟故國書高無平帥師伐我

胡傳傳說復于高宗曰：惟甲冑起戎，惟干戈省厥躬。夫省厥躬者，自反之謂也。邾子齊之甥，魯嘗入邾，以其君來，齊人爲是取讜及闡，請師于吳。曲在我也。及歸邾益，而齊人歸讜及闡，又辭吳師，直在齊矣。魯人何名會兵伐之也？故春秋之記斯師，特曰伐我者，欲省致師之由，而躬自厚也。垂訓之義大矣。

家氏曰：伐我云者，我自有以致寇，垂後王臨難省躬之戒，所以譏哀公也。此即清之役也。不書敗，杜云：勝負不殊也。

方氏曰：傳載老幼守宮，次于雩門之外。又曰：一子帥師背城而戰，則師薄國都可知矣。

夏陳轅頗出奔鄭

左傳初轅頗為司徒賦封田以嫁公女有餘以為已大器國人逐之故出道過其族轅咺進稻醴梁糗暇脯焉喜曰何其給也對曰器成而具曰何不吾諫對曰懼先行

煜按春秋所以書奔者有二親賢而奔重臣而奔所以罪其君負罪而奔懷惡而奔所以罪其臣然罪其臣者君失用人任賢之道以致此也罪其君者臣無見幾立身之義以及此也聖人以為天下之亂舉由于此也故詳書之蓋士行流失關乎世風而况卿大夫乎春秋之志在乎親親賢賢尊尊貴貴處之各有其道而在位者莫非德選則天職理而天位安

然其原必自王者廸知忱恂以黜陟天下之諸侯大夫而後內外大小官牧各得其理春秋之世所謂官人以世者其亂不亦宜乎此亦周制之流失也

五月公會吳伐齊

左傳為郊戰故公會吳子伐齊戰于艾陵大敗齊師獲國書公孫夏問邱明陳書東郭書革車八百乘甲首三千以獻于公

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齊師敗績獲齊國書艾陵齊地

煜按艾陵之戰以齊主兵蓋齊知不敵吳而命將出師昧焉一戰既不能修德以自強又不能畏天以自保卒之喪師辱國害及民人誰之罪也春秋重責內故書齊及不書國書死

之。春秋不重死戰之臣。非道故也。

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母卒

冬十有一月葬滕隱公

衛世叔齊出奔宋

焜按陳轅頗貪而害民。衛世叔疾淫而不度。春秋凡出奔見殺帥師出聘會盟著大夫之義。蓋亦詳矣。且所以示用人者鑒也。

十有二年春用田賦

左傳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于仲尼。仲尼曰。丘不識也。三發

卒曰。子為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對。而私

于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于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

如是則以邱亦足矣。若不度于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

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

何訪焉。弗聽也。林氏曰。以邱賦。東為未足。又以田賦之也。田賦之

益兵自齊始。晉次之。州兵是也。春秋之季。魯亦行之。是故作邱甲用田賦。不書初。

焜按此重困民也。玩孔子貪冒無厭。又將不足之言。是重斂民財。以足軍賦。蓋計田出賦。非復如邱甲之制矣。稅畝者取

其稔結之類。田賦者取其馬牛革甲之類。春秋之書有可以為國家諱者，有不可為國家諱者。其事之大者，婉而成章，不沒其本末而已。若其非德非義，變法病民，雖細必書。未嘗少諱者，此聖人之權衡要，皆堯舜其君之心也。初稅畝，作邱甲，用田賦，歷書其失，以明什一而藉，堯舜中正之道，萬世常行之制，為不可輕重者而已矣。

夏五月甲辰，孟子卒。

左傳：昭公夫人孟子卒，昭公娶于吳，故不書姓，死不赴，亦不稱夫人。不反哭，故不言葬。小君孔子與弔適季氏，季氏不絕，放經而拜。因季氏不絕，故夫子亦去經也。拜者，賓主之禮也。古者弔無拜禮。

吳氏澂曰：固是以同姓而不書夫人薨，亦以見魯臣不以夫人之禮喪之也。昭公君也，尚出之而葬，不備禮，况夫人乎？

方氏曰：昭公君國二十餘年，而孟子不稱夫人，不書薨，季氏黜之也。使孔子正之，而書夫人子氏薨，則悖亂之迹隱矣。不書葬，視定姒之禮而更殺也。

焜按：孟子卒不成小君之喪也。與定姒同，娶同姓之失，不書娶。吳之事可知。春秋之諱者亦多矣。書曰：孟子微其詞也。先君之夫人不得已而書卒，示以臣子而貶其君母也。傷之也。定哀之間多微詞，如此之類。春秋之末，正如急管繁弦，動人哀思者，然止于獲麟一筆。聖人之心，終古如在。

公會吳于橐臯

左傳公會吳于橐臯。吳子使太宰嚭請盟。公不欲。使子貢對曰：盟所以周信也。故心以制之。玉帛以奉之。言以結之。明神以要之。寡君以為苟有盟焉。弗可改也。已。若猶可改。日盟何益。今吾子曰必尋盟。若可尋也。亦可寒也。乃不尋盟。

焜按吳周之宗室拒之嚴絕之甚。有加于荆楚。則禮義貴而僭端息矣。公會吳而不書吳子。惡吳之無道者深矣。病公之即吳亦甚矣。吳未嘗以禮來。而公以不正往也。夫以匹夫而能自守。則非其類者不得而干之。况國君乎。在易始之卦曰勿用取女。至復之卦。傳曰復小而辨于物。一陽微而在衆陰

之下也。然而不亂其羣。春秋始書荆始之義也。此書公會吳復之義也。知此者則知所以謹其辨矣。

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鄆 吳地

宋向巢帥師伐鄭

左傳宋鄭之間有隙地焉。曰彌作。頃丘。玉暢。岳。戈。錫。子產與宋人為成。曰勿有是。及宋元平之族自蕭奔鄭。鄭人為之城。岳。戈。錫。九月。宋向巢伐鄭。取錫。殺元公之孫。遂圍岳。十二月。鄭罕達救岳。丙申。圍宋師。

冬十有二月螽

十有三年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岳

左傳十三年春宋向魍救其師鄭子賡使徇曰得桓魋者有賞

魍也逃歸遂取宋師于岳獲成謹却延以六邑為虛

焜按書侵伐帥師哀民也書取師哀之而又哀之也春秋悉

書戰伐之事其所以弔民者幾于一字一淚也

夏許男成卒

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

左傳夏公會單平公晉定公吳夫差于黃池

方氏曰書公及晉侯會吳子于黃池

則晉帥諸侯以通吳之詞書公會晉侯吳子于黃池則晉主會而吳入聽之詞必書會書及而後兩霸之實見也

焜按黃池二伯故並書言及兩專會之也單定公不書終不

以天子之卿與斯會。天子不合諸侯。而天子之卿就諸侯之會。所謂慎也。稱吳子。非進之。明晉與之同焉。爾蓋爭伯而蔑天子者。自齊與晉。而晉爲甚。效尤而猾諸夏者。自楚及吳。而吳爲甚。春秋終于黃池之會。以兩君主之。明天難謀。命靡常。苟非修德明禮。以正區夏。而區區欲以力爭。則晉與吳。何擇焉。雖其時猶抗衡而未定而已。有互相秉令之勢矣。

楚公子申帥師伐陳

○或曰。周之微弱。以致諸侯侵伐。封建使然。曰。古者萬國。非聖人建之也。周初八百。有唐虞夏商之侯伯。周固不得而易之矣。其焦陳薊祝杞宋之封。明德必百世祀。天理之至也。文

武受命。同姓之國五十。皆擇其親且賢者而後封之。非如漢之非劉氏不王也。異姓如太公。功德與周匹。休安得而不封哉。疆域百里。仿于京畿。君十卿。祿之制。所謂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制豈不善。幽厲之後。陵夷使然。爾漢獻晉惠。其時豈有封建。而天子之微。無異于周也。然諸侯世國。大夫世卿。而天子之予奪。不行乎其間。則不可謂非制度使然矣。必也如唐虞。班瑞五等之君。統于十二牧。十二牧統于四岳。與九官並理。天下而皆出于天子之選舉。而後天下之勢。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則治道四達而不悖矣。後世欲復封建。不如效唐虞之公。天下以爲心也。

於越入吳

胡傳吳自柏舉以來。憑陵中國。黃池之會。遂及夏盟。可謂強矣。而春秋繼書於越入吳。所謂因事屬辭。垂戒後世。而見深切著明之義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老氏曰。佳兵不祥之器。其事好還。夫以力勝人者。人亦以力勝之矣。吳嘗破越。遂有輕楚之心。及其破楚。又有驕齊之志。既勝齊師。復與晉人爭長。自謂莫之敵也。而越已入其國都矣。吳侵中國。而越滅之。越又不監。而楚滅之。楚又不監。而秦滅之。秦又不監。而漢滅之。老氏曾子其言豈欺也哉。此邵子之論。

秋公至自會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焜按春秋用兵止于此。或曰兵可已乎。曰古之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則可以已之矣。非去兵之謂也。止戈曰武。謂以一人之勇安天下之民也。書曰。乃武乃文。詩曰。文武唯后。未有仁知勇不備。而可以為君者也。成湯曰。其爾萬方有罪。在余一人。武王曰。有罪無罪。唯我在。王者之勇如此。故兵不試而威也。春秋之世。唯王威不振。故羣起相攻。重以伯政之餘。狡焉思逞。固其所也。夫兵者。王者之大刑。天子神聖。海內順治。五刑將措。而不用。而况大刑乎。此所謂聰明睿知不殺之武。武之至也。

葬許元公

九月螽

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

公羊傳孛者何彗星也其言于東方何見于旦也高氏曰不言宿名者董仲舒劉向以為不加宿也

舒劉向以為不加宿也

焜按杜氏曰平旦衆星皆沒而不可見故不言所在之次孛

惡氣之應也春秋之旨天人相應天豈不受斯民哉人者天之心也人心不仁而殺氣應之志壹氣不得不動也董子曰

國家將有失道之敗天乃出災異以警懼之又不知戒而傷敗乃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已其亂也書曰天作

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聖人如之何哉存其戒以俟知道者

盜殺陳夏區夫

焜按于蔡則盜殺蔡侯而不言弑君于陳則盜殺夏區夫而不言大夫此不仁在位惡逆積漸而然也蓋禮義廢人欲橫相率而為盜何君臣上下之有哉此周室所以滅亡而春秋所為終也

十有二月螽

焜按三書螽春秋之義終于哀民之困而已矣其書雖終而恤民之仁流于無窮後世人君所當體此也

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

左傳西狩于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以為不祥。以賜虞

人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經書西狩傳言叔孫氏之車終是四時之狩。若採薪者。聖人必

不張大其詞。

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非中國之獸也。然則孰狩之。薪采者也。薪采者則微者也。曷為以狩言之。大之也。曷為大之。為獲麟大之。曷為為獲麟大之。麟者仁獸也。有王者則至。無王者則不至。有以告者曰：有麇而角者。孔子曰：孰為來哉。孰為來哉。反袂拭面。涕沾袍。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子路死。孔子曰：噫。天祝予。西狩獲麟。孔子曰：吾道窮矣。春秋何以始乎隱。祖

之所逮聞也。所見異詞，所聞異詞，所傳聞又異詞，何以終乎哀
十四年曰備矣。君子曷爲爲春秋撥亂世反之正，莫近諸春秋
則未知其爲是與。其諸君子樂道堯舜之道，歟。夫不亦樂乎
堯舜之知君子也。制春秋之義，以俟後聖，以君子之所爲，亦有
樂乎此也。

穀梁傳引取之也。狩地不地，非狩也。非狩而曰狩，大獲麟，故大
其適也。其不言來，不外麟于中國也。其不言有，不使麟不恒有
于中國也。

煜按西狩獲麟，狩者草薙而禽獮，誅鋤非類也。蓋除殘去暴
之意也。麟，仁獸，間世而生者也。有是麟而莫知其爲麟，而與

草木禽獸之害人者同類而傷之，則知王者不復作聖人，不
見知且將有傷夷困屈之者矣。聖人于是感天道之已否，如
春之有秋，堯舜三代不可得而復也。是以憫而作焉，所以維
三綱五常百世可知者而已。雖曰二百四十二年而終古之
變略見于此，存天理于不滅，俟後聖于無窮，凡其所書皆百
王之大法也。其所不及會而通之要，其大者不越乎此矣。
又按公羊子之意，蓋言春秋皆堯舜之道也。君子通指孔子
言有明王以知聖人，誠君子之所樂，而既不逮矣，則作春秋
以俟後世聖人，有以此知君子者，亦聖人之所樂也。



